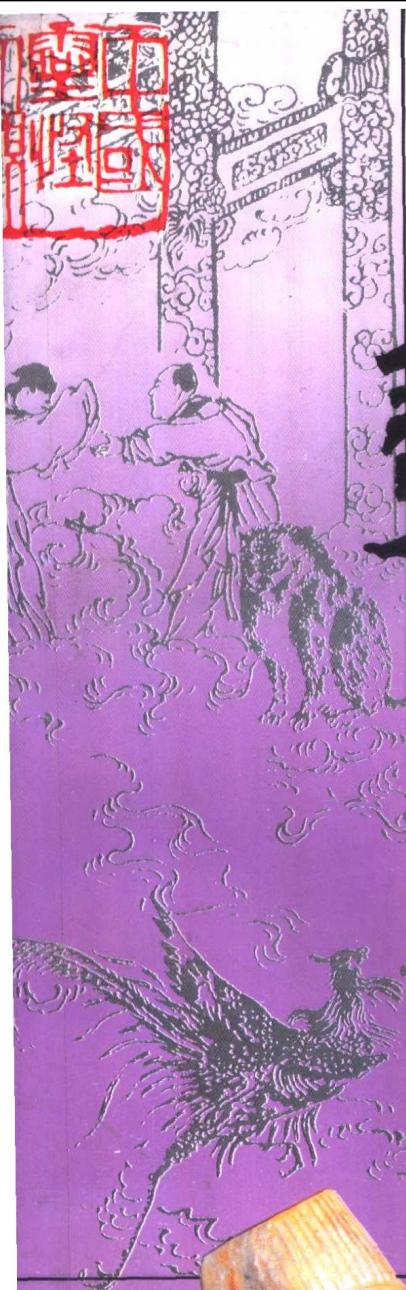


麻国钧 主编

中国 灵 怪 大 观



难，最后被淹死了。乡里的人很同情他，把他的尸体殓进棺材，草草地埋在了海边。这天晚上，风雷震震，声传百里。第二天，石大郎的小坟竟成了一座大坟。第二年涨潮时，在坟下隆起一座沙丘，其它地方多半坍塌了，只有石大郎的坟仍旧安然无恙，潮水到这就停。

石大郎死后经常显灵，乡里的百姓就把坟改建成祠庙。百里外的浏河一带平常海患较多，当地居民都纷纷躲避海患。一天有个神人，样子显赫，衣冠楚楚，给人托梦说：“我是石大郎，可怜这里常被海水淹没，赶紧把我的棺材迁来，或许可以免受灾难。”这一天有上百人梦见这事，大家都很惊异。到崇明岛询问，果然有石大郎的坟。便向当地居民请求迁走棺材，没得到同意，想盗走他的尸骨更是行不通。祈祷的人只好在神庙下休息，夜里听见天上有阵阵乐曲声，石大郎的车马来到，石大郎对这些祈祷的人说：“我有一件蓑衣，一个头笠，还挂在我以前所侍奉的姓翁的地主家里，把蓑衣斗笠都拿来一起埋葬，就可以避免灾难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这些祈祷的人就去恳求姓翁的，人们看见东墙后边有一个小屋，屋内有几堆破烂，他们拨开灰尘找了半天，才找到蓑衣和斗笠，是石大郎以前自己做的。于是用鼓乐把它们迎接了回去，葬在海口，像古代名臣的衣冠墓一样，也筑起了祠庙。工程刚完成，大水又来了，随即又很快退去。两地的春秋赛会，士女如蚁，香火如云，都说这是福荫。每当月白风清的夜晚，老百姓还仿佛能听到石大郎的笛声和海潮相互呜咽。

出自《夜雨秋灯录》续集卷四《石郎蓑笠墓》
秦炜编写

大蟹战山神

近代有个波斯人曾说了这样一件事：他们前后六七次乘船出海前往天竺国，最后那次，他们的船驶上大海，漂行了不知几千里，来到一个海岛上。岛上有一个胡地来的人，用草叶当衣服遮身。船

上的人有些胆怯地问起他的情况，那位胡地来的人说：“很久以前，我们的船在海上沉没，同行的几十个人都死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随波漂流，来到了这座海岛上，用野果、草叶充饥，这才活了下来。”船上的人很同情他，决定让他上船一同回去。这位胡地的人说：“这岛上有数不清的玛瑙、珍珠，何不装上一些！”船上的人纷纷抛弃了不值钱的东西，腾出地方装宝物。宝物装了满满一船，胡地的人让快快启航，说：“要是山神回来了，他会痛惜自己的宝物被拿走，那就麻烦了。”船扯起满帆，随风而行，大约驶出四十多里，回头看去，远远地见山顶上有一个蛇形的红色东西，在渐渐地增大。胡地的人说：“这是山神为夺回宝物追我们来了，怎么办？”船上的人也无计可施，只在那儿怕得发抖。过了一会儿，又看见海中浮出了两座大山，高达数百丈。这位胡地的人一见高兴地说：“这两座山一样的东西，是南海大蟹的钳脚。这蟹经常好与山神争斗，而山神多次失败，很惧怕这大蟹。现在大蟹举着钳脚出来了，这下咱们不用怕了。”那大蛇追到大蟹附近，双方盘桓争斗了很久，最后，大蟹用钳脚夹住蛇头，把蛇夹死在海上。那蛇的尸体漂在海上，像连绵的山峰一样。船上的人们于是得救了。

出自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六四《南海大蟹》

秋乐编写

虾国历险记

唐大足初年，有个读书人随人去新罗，被狂风吹到一个陌生而奇特的地方。这地方叫长须国，人都长着长须，所用的语言可以与汉语相沟通。长须国人口非常多，建筑和人的服饰与中国稍有不同，地处扶桑洲一带，所设官署、官品有正长、戢波、日没、岛逻等称号。这读书人拜谒了几处署衙，所到之处都受到尊敬。

忽然有一天，来了数十驾马车，说是国王的使者，来请远客。读书人便高兴地随着去了。路上走了两天，才来到一座大城下，城门

前有武士站岗。使者引读书人进入城中，在宫前伏地叩拜。在高耸的宫殿中，国王正被仪仗和侍卫簇拥着。国王见来客伏地叩拜，欠起身子还了礼，然后封这位读书人作了司风长，并招为驸马。

国王的女儿容貌娇美，只是下巴上长了几十根长须。读书人自当了驸马后，威势显赫，珠宝盈屋，十分满足，然而每当回到家中，见了妻子，总是觉得不高兴。长须国的国王常在月满之夜大会群臣，一次宴会上，读书人见国王的嫔妃也都长着长须，就当即赋诗一首：“花无叶不妍，女有须亦丑。丈人试遣总无，未必不如总有。”国王听了，大笑着说：“驸马至今也未能容忍小女的下巴吗？”

十多年过去了，读书人有了一儿二女。忽然有一天，他看到长须国君臣都一个个皱着眉，忧心忡忡，感到很奇怪，就去询问。国王哭着说：“我的国家要遇到灾难，就在早晚之间，除了驸马谁也不能救我们。”读书人听了，吃惊地说：“如果可以消除灾祸，我怎敢吝惜自己的性命！”国王听了很高兴，就派了两位使臣跟随读书人，让他们去找海龙王求救，国王说：“烦请驸马去拜谒海龙王，说明东海第三汊第七岛长须国有难求救，我国规模太小，海龙王不一定知道，请务必再三加以说明。”国王流着眼泪，拉着驸马的手，送他上了路程。

读书人上了船，眨眼间到了一处岸边，岸上的沙子都是各种宝物，人们都着长衣、戴高帽。读书人走上前去，请求拜见海龙王。那龙宫的样子就像佛寺中所画的天宫，金光闪烁，让人不敢直视。海龙王下台阶来迎宾客，把读书人请上殿坐了，询问他的来意。读书人把来意讲了，龙王就命人速去调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一人在外面向国王禀报说：“我们境内没有这个国家。”读书人听了，又苦苦地请求，说明长须国是在东海第三汊第七岛。海龙王于是呵斥了刚才来禀报的人，命令他再去细细地寻查，速来报告。一顿饭的工夫过去了，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：“长须国是有的，这个岛的虾都是供国王这个月御膳用的，前天已经追缴上来了。”龙王笑着说：“尊贵的客人，您已为虾怪所迷惑了。我虽身为大王，但所食用的都是上天

赐予的，从不敢乱吃。今天既然贵客前来求助，我就为您少吃些吧。”说完，吩咐手下人领着读书人去看看他的食物。读书人去一看，见有几十口像屋子那么大的铁锅，锅中装满了虾。读书人见有一只虾，长着五六个头，红色，体大如一只胳膊，见了读书人就跳跃不止，像是求救的样子。海龙王的人说：“这就是虾王。”读书人不由得悲上心头，哭了起来。海龙王吩咐把装虾王那口锅的虾都放了，又派了两名使者送读书人回到中国。一夜间读书人回到了登州，再看那二位使者，竟是两条巨龙。

出自《太平广记》卷四六九《长须国》

秋乐编写

红白蜘蛛

东京汴梁开寢府有个大财主，姓张名俊卿，有万贯家财。这张员外在家门外开了一个金银铺和一个质库。俊卿的爹爹张老员外刚死不久，家中只剩下俊卿的母亲。张员外好做善事，人们都叫他张佛子。一天，他正在家门口观看，见一个和尚走了过来，对他施礼道：“员外。”张员外急忙还礼。和尚自称是竹林寺的，要来求化五百香罗木。张员外心中暗想，自己从小只听说过有个竹林寺，却从来没见过，另外，家中的香罗木是张老员外在世时许下心愿要送东峰、岱岳修盖嘉宁大殿的，怎能再给别人。于是他说：“我家的香罗木是先人许不遇的，不能动，师傅要别的东西请别客气。”和尚说：“既然不肯，贫僧晚上派人来取。”说罢转身走了。张员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和尚真是个疯子。”

天色渐晚，张员外吃了三五杯酒，正要去睡，只见当值的人来报告：“员外，后园着火了！”张员外吓了一跳，慌忙走出来，只见后园里大火冲天，火光中看见早上的那个和尚正领着百十个彪形大汉搬取香罗木，远远地看，那些大汉不像是人。张员外急忙走过去细看，火焰一下子熄灭，和尚与众人都不见了。再看那五百香罗

木，连炭灰都没留下一点儿。张员外叹口气说：“爹爹许下的愿怎么办？”他急得一夜不眠。

第二天早起，张员外请出母亲，把昨天夜里的事说了一遍，又问：“三月二十八，我怎么上东峰和岱岳去替爹爹还愿呢？”母亲说：“孩子，你别烦恼，到了那天再做打算。”张员外听母亲这样说，自己也无良策，只好离开家，到前面金银铺中坐着。

张员外坐在铺中，听见街上锣响，一个酒保拿着一张团书来了，这个团社是张老员外在世时带头组织起来的，现在老一辈的大都死了，小一辈的又约起十多个人起了社。现在又到二月半，社里要朝山敬神，送来团书约张员外一起去。张员外说：“我去不得，我原要给爹爹还愿，现在香罗木丢了，怎么能去？”来人说：“员外若不去，便拆散了团社。”张员外决定不下，就去问母亲，母亲说：“我这里有一件宝物，是你爹爹在海外得来的无价之宝，我儿拿这件东西给你爹爹还愿吧。”员外接过看时，在一个锦袋中装着个红纸包，包中有个玉结连绦环。张员外谢了妈妈，留下团书，安排好去上庙。其他几个员外也准备行李和随行从人。

张员外打扮得像个军官，同几个朋友离了家门，饥餐渴饮；晓行夜宿，不一日来到东岳。他们先在客店里歇了，到了日子，这些员外们一同上庙烧香，各自答还香愿。张员外把玉结连绦环舍入炳灵公殿内。还了香愿，没事可做，他们在廊下看社火。同来的都是年轻人，乘兴又相约去游山，张员外走在众人后面，慢慢地向上爬去。一会，张员外觉得有些累了，就让众人先行，自己到亭子上歇脚。在亭中坐着，听见有斧头砍凿之声，随着声音望去，看见一个竹篱笆围成的作场，里面有些大汉在做活，凿出一大片木屑在地上。张员外拾起来看，上面有爹爹的花押，这些木头正是自己丢失的香罗木。正在奇怪的时候，看见一个行者打开篱笆门，走到张员外面前施礼道：“长老法旨，请员外到山门略坐喝杯茶。”员外随他进到门里，好像登上了月宫，到了仙境。

一个和尚出来施礼说：“前日为了办缘事，得罪施主，今日有幸

员外到此,请您到方丈来献茶。”张员外在远处没有看清,近处看时,正是化香罗木的和尚,只得说:“日前师傅过访,接待不及。”说罢随着和尚来到方丈,叙过礼,分宾主坐下。

吃过茶点,二人还没来得及说话,一个黄巾力士走到面前暴雷似地说:“告我师傅,炳灵公相见。”吓得张员外神魂荡散,口中说不出,心中想:“炳灵公是东岳之神,如何来这里相见?”那和尚请张员外屏风后面少待,等炳灵公走了再来叙话。张员外躲在屏风后面立着看时,看见十几个黄巾力士随着一个神人走了进来。张员外细看,和岳庙中塑的一样。那和尚下阶相迎,礼毕问:“昨夜公事如何?”炳灵说:“此人执意不肯做诸侯,只要做三年天子。”和尚说:“怎么这么难办,押他过来。”几个力士押着一个约有八尺高,露出满身花绣的大汉,进入方丈,和尚说:“让你做诸侯,为什么不干,却要当帝王!”说罢命人拖下去打。黄巾力士把大汉扑翻在地,打了几杖,那大汉叹口气说:“算了,我不做三年天子,随便做个诸侯吧。”黄巾力士立刻把一张文书递过去让他画押,放他起来。炳灵公起身说:“麻烦师傅费了心力。”然后告辞出去。

和尚请张员外出来坐,和尚说:“出家人没有别的,略备水酒三杯,闲聊一会吧。”员外说:“深谢师傅错爱。”饮过酒,和尚对张员外说:“员外可以和我同到后山闲游。”张员外随着和尚同至山中闲走,员外所看之处景色秀丽,喜不自胜,对和尚说:“师傅,此处峭壁真险峻!”和尚说:“这不算险的,请员外看这水路。”员外低头看时,被和尚一把推下去。张员外一惊,一下醒过来,原来是在亭上睡着了。心中奇怪,刚才的事若说是梦,口中有酒香,若说不是梦却又不见任何踪迹。正在疑惑的时候,众员外走来说:“你怎么不来,独自一人在此打瞌睡?”张员外只说:“贱体有些不自在,没能陪各位,得罪,得罪。”并不说梦中怪事。

众人回到家中,各自欢喜不尽。

到了腊月,北风凛冽,瑞雪纷飞,张员外见雪下得很大,急忙开仓散些钱米给穷人。这时有一个人正被困在客店中身无分文,店小

二过来埋怨他：“这么大个汉子，一点办法没有，又有两个月没交房钱了。”汉子叹口气，求店小二别怪他。店小二说，张员外正在开仓赈济，可以前去讨些钱来。那汉子说声罪过，穿着褴褛的衣服冒雪走到张员外门前。事有凑巧，他到得迟了，人都散了，他便走到门前向门公说：“听说宅上散贫。”门公说：“你来晚了，都散完了。”这人听说这话叫声苦，一下摔倒，昏了过去。张员外从窗中看见，立刻叫人扶进来救活了他。张员外仔细一看大吃一惊，这人正是亭中梦见的那个大汉，便问道：“你是哪里人，姓什么叫什么，在什么地方住？”那人叉手施礼道：“小人是郑州泰宁军大户财主的孩儿，早年丧了父母流落在此，现住在客店中，姓郑名信。”张员外叫人找来件衣服给他，拿些饭来让他吃了。然后问他：“你会什么手艺？”郑信说：“我能写写算算。”张员外听了这话给他一些钱，让他去还店钱，请他回来做店中的主管。这郑信很伶俐，小心翼翼地工作行事，员外很看重他，让他做了自己的心腹人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又到二月半，张员外约众员外同去郊外赏春。各位员外带着酒菜和歌妓在花园中安下酒席。大家正吃到半酣时走来一人，朝众员外打个招呼，然后从手中的篮里取出一把菜刀，切下几片牛肉放在盘中说：“得知众员外在此吃酒，特来此助兴。”张员外见了这个人暗暗叫苦，原来这人叫夏德，是个破落户，浑名“扯驴”。他有个妹妹嫁给张老员外，为点小事自缢身亡，夏德以此为由不断上门敲诈，光在小张员外身上已诈过两三次了。众员外只当这夏德是来讨赏，每人拿出二两银子给他。这夏德挨个收取银子，走到张员外身旁却非要二百两不可，张员外不肯，二人争执几句，被他诈到二十两。张员对外对夏德说身上没带那么多钱，写了个支取银子的条子让他到库中去取。

扯驴收了菜刀和篮子，直奔质库去取银子。郑信接过条子问：“员外买你什么东西要支取这么多银子？”扯驴说：“买我牛肉吃。”郑信说：“员外怎么吃得那么多肉？”扯驴说：“你别管闲事，只管按条子给银子吧。”两人说来说去，一声比一声高。扯驴撒混耍泼，

郑信不理他，拿着二十两银子，一手抓住扯驴到花园中见员外问明原因。张员对外对他说：“此人是个破落户，把钱给他吧。”扯驴听了这话来抢郑信手中的银子。郑信说：“员外说把银子给你，我却不肯，你别仗着是破落户就诈骗钱财，别人怕你，我却不怕，在众员外面前和你比试比试，你若打过我，银子你拿去，你若打不过我，那就什么也别说了。”说罢郑信脱下上衣，众人看了都喝采，只见他满身都刺着花纹，左臂是三仙仗剑，右臂上五鬼擒龙，胸前是一座玉屏风，脊背上是巴山龙出水。夏扯驴也脱下衣服，两人厮打起来。那郑信一拳正打在扯驴的太阳穴上，扯驴倒在地上当时就咽了气。吓得众员外都逃走了，做公的立刻赶来把他围住。郑信对做公的说，自己打死了扯驴，不干别人的事。公人用绳子索了他解到开封府。郑信到了府中被判了死罪押在狱中。张员外在外面上下使钱，想减缓他的刑罚。

有一天，开封府大尹出城去，轿子行到一处，看见路旁有一口古井，井中冒出的黑气冲天。大尹停住轿，看了看觉得很奇怪，回到府中召集众官问起此事，众官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通判起身道：“据小官愚见，此事可奏明朝廷，将狱中犯有死罪的犯人提出，让他下到井中，看个究竟。”大尹按他的话去办，奏明朝廷。然后拣选死囚犯下井。第一个犯人被放在篮子里吊入井中，再被拉上来时，只有骨头了。就这样，放下一个死一个，放下两个死一双。一连死了几十个。张员外想尽办法保护郑信，可还是没能救得了他。郑信被押到井边，他对大尹说：“下去我不推辞，请求给我五样东西。”大尹问：“哪五样？”郑信说：“头盔，衣甲和靴子，还要剑一口，再拿些酒肉吃食之类的东西。”大尹吩咐按他的要求准备。郑信吃了酒和肉，穿上衣甲，拿上剑，这才坐入篮中，被人放入井里。

井上的人等了一会儿，听见篮上的铃响，急忙提起篮子来，篮中不见了郑信，井中的黑气也不见了。

再说郑信到了井底，立刻走出篮子，握剑在手，摸索着前行。刚下到井底时觉得很黑，走了一会儿渐渐有些亮光，仔细看时，看见

前面有个水口，只能容下一个人的身体。郑信挤了过去，走不了几步再抬头看去，只见山岭相连，烟霞缭绕，地上到处是鲜嫩的芳草，小溪潺潺地流着。郑信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，信步向前行去，耳边听到流水和松涛的声音，渐渐地山麓分开，眼前出现一座宫殿。郑信走到宫前，宫中并没有人出进，抬头看去，门上有一朱红的牌子，上面用金字写着“日霞之殿”。郑信仗剑进到宫门里，一直走进殿内，看见一个女子枕着一件东西正在酣睡。这个女子生得落雁沉鱼之貌，闭月羞花之姿。郑信不知这女子是谁，心中奇怪。他悄悄走过去，轻轻抬起女子的头，把枕头的东西拿了起来，又放下女子的头。走到外面细看，枕头的东西是一个红色的皮袋，郑信不知这是何物，拿着红皮袋来到一棵树下，用剑挖了个坑，把红皮袋埋在里面，又握剑回到殿上。

那女子仍在睡着，郑信大声唤她：“起来！”那女子慢慢睁开一双眼睛，张开口说道：“郑郎，你来了，妾身我守空房等你多时。我和你是五百年前的姻眷，今日才得见到你。”女子说着要变出真相，可郑信偷走了她的神通之物，变幻不得，看见郑信手中握着剑，怕他一剑砍来丧了性命，只得带笑容来应酬。青衣女童排上酒宴，女子请郑信饮酒，吃到半酣，女子说：“今日天公做美，使我能见到郑郎你，尽醉方休。”饮罢酒，二人做了夫妻。

第二天，郑信问那女子：“娘娘这样爱我，我还不知道你是谁，恐怕日后相见，还要报答你的恩情。”女子说：“我是日霞仙子。我和你要偕老百年，为什么有思归之意？”于是郑信留了下来，朝欢暮乐。忽然有一天女子对郑信说：“郑郎，你要在家静等几日，我出去办件事，很快就回来。”郑信问：“到哪里去？”女子说：“我要去上界赴蟠桃宴，很快就会回来，留下青衣侍女和你作伴，如要酒食让她替你去取。有一件事我要嘱咐你，千万不要到后宫去玩，你若去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女子吩咐再三这才离去。两个青衣女童服侍郑信，他每日吃穿不愁，可是过得很无聊，想到妻子临时行时吩咐不要去后宫，想必是那里有些蹊跷，他要悄悄去看个究竟。

郑信独自一个人来到后宫，推开宫门一看，里面也有一个大殿，殿上金字牌额上写着“月华之殿”。郑信正在看那牌额，听见一阵说笑和步履之声，抬头望去，一群青衣侍女拥着一个神女出来了，那女子见了郑信说：“你好呀，原来是我的丈夫来了。”郑信说：“娘娘你认错人了，我已有了妻室，她住在前殿。”那女子不由分说，让侍女簇拥郑信上殿，安排下酒席，二人共饮了几杯，女子拉着郑信的手进到房中，和他成了夫妇之礼。

郑信和那女子正在房中，忽见青衣来报，前殿的日霞娘娘来了。那女子慌忙要藏起郑信，可已经来不及了，日霞仙子闯了进来，拉住郑信的胳膊说：“郑郎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随我回去。”月华仙子见她拖着郑信往外走，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说：“你要嫁他，我怎么办？”说罢带着一群青衣挡住了殿前的路。两个女子都说郑信是自己的丈夫，争得一声比一声高，各不相让。月华仙子看见日霞仙子把郑信藏起来，无可奈何上来与日霞仙子打做一团。两个人斗了多时，月华仙子觉得抵不过日霞，便大叫一声：“起！”一下跳入空中，现出原形。日霞仙子也想变化，可神通之物被郑信埋了，变化不得，输下阵来，慌忙来见郑信，两泪交流地说：“丈夫，只因为你我不听我的话，才有今天的苦。我被你埋了神通之物，变化不得，要想战胜她，你得把那件东西还给我。”郑信见她哀求不已，只得走出殿外，来到花树下，掘出那件东西。日霞仙子拿了神通之物又来和月华仙子争斗。日霞仙子又输了，走回来。郑信说：“我妻，怎么又没斗过她？”日霞仙子说：“只因为我已身怀有孕，赢不了那个贱人，我有件事想求你帮忙。”郑信说：“我妻有话请讲。”日霞仙子命人去取一件东西来，不多一会儿，青衣拿一张弓一支箭来，日霞仙子说：“丈夫，这张弓不是人间所有，名为神臂弓，百发百中。我去和那贱人斗法，我在空中变就神通和她斗，你在下面看着白的射出一箭，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”郑信说：“好，你放心去吧。”话刚说完，月华仙子又来了。两个都变出本相跳入空中，郑信在下看时，哪里还有两个如花似玉的仙子，只见一白一红两个大蜘蛛在空中相斗，郑信这

才明白，这两个仙子是两只蜘蛛精。忽然他看见红的败下阵来，白的紧追不舍，郑信拉开弓，搭上箭，瞄准白的，一箭射去，白蜘蛛一下从空中跌落下来，痛得大叫，对郑信骂道：“郑信，你这负心贼，暗算我！”说完带伤回后宫去了。

日霞仙子也收了本相，依然变成一个如花似玉的佳人，对郑信说：“郑郎，深感你的厚恩，替我解围，使我能实现和你偕老百年之愿。”自此以后，日霞仙子和郑信感情日见深厚，行则并肩，坐则相依，没有一刻分离的时候。

倏忽间三年过去了，二人生下一男一女，郑信思量：“在这里虽有朝欢暮乐，可是却不能发迹。”于是他对日霞仙子说：“感谢娘娘收留我在此居住三年，又生下一儿一女，我想若能使前途发迹来报答我妻，那才是我的心愿。”日霞仙子听了这话泪如雨下，对他说：“郑郎，你要离去，可以不用挂记我，两个孩儿怎么办？”郑信说：“我若能争得一官半职，立刻来接你们。”仙子说：“丈夫要到哪里去？”郑信说：“我可以去太原投军。”仙子听了这话说：“我给你一件东西，使你出去后可以发迹。”说罢命青衣取来那张神臂弓，交给郑信后说：“你可带此物前去投军立功，定能得到五等诸侯的富贵，这两个孩子我替你收养在此，等到十二年后，我会派人送给你。”郑信说：“我此去，若能发迹时，一定会来接你们母子。”仙子说：“你我相见，这是夙缘，现在三年的期限已满，仙凡路隔，哪里还有相见的日子呢？”说罢忍不住又落下泪来。郑信刚才还请求离去，听说相见无期，心中很伤感，也流泪不止，情愿再住一些时候。仙子说：“我们二人夫妻缘分已尽，自然要分别，我也不敢多留你，恐怕耽误了你的前程，我要遭天谴的。”随即命青衣置酒来饯别。二人相对，饮了几杯，仙子说：“郑郎，你先前带来的剑，还有那一副盔甲，权且留在此处，以后还你儿女时，这两件东西可作信物。”郑信点头答应。仙子又亲手斟了三杯酒请郑信饮下，然后拿出一包金珠赠给郑信，依依不舍地把郑信送出宫门。

郑信随着日霞仙子向前走了大约有几里路的光景，远远望见

有个路口，仙子停住脚说：“郑郎，只要从这里出去，就可以看见大路，你前程万里，请多多保重！”郑信刚要再说些什么，忽然从脚下刮起一阵狂风，风定后不见了娘子，宫殿山峰也都不知去向。郑信抱着一张弓，呆呆地望了半晌，无可奈何地向前行去。

郑信独自走到路口，问明这里正是汾州大道，这条路直通到太原府。太原府的府尹是钟师道，他正在出榜招军，抵抗入侵之敌。郑信见了榜文后径直走到辕门来投军。见了钟相公郑信献上神弓，相公大喜，吩咐工匠照样子打造几千张，把郑信补作帐前管军指挥。后来郑信屡立战功多亏这张神弓。一晃十几年，郑信的官越作越大，一直到两川节度使。他在军旅中时常想起和日霞仙子的恩爱生活。

话分两头，再说张俊卿员外，自从那年郑信下井之后，好生思念，每年到了这天，就命主管备下三牲祭礼，亲自到井边祭奠。十几年来张员外没有一次忘了老朋友的。有一次祭奠回来，觉得有些困倦，在厅堂中少憩片刻，不觉睡去。梦中看到天空中五色云霞灿烂夺目，有一位仙子站在云中，她左手抱个男孩，右手抱个女孩，高声说：“张俊卿，这一对儿女是郑信所生，现在交给你，你要好生抚养，郑信发迹后，你可将他们送到剑门，不要辜负了我的托咐。”说完，把手中的孩子从空中撇下来。员外急忙上去接，急出一身汗；蓦然惊醒，才知是个梦，可梦中情景历历在目。他正纳闷，忽听门公来报：“刚才有个白胡子老翁，领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，说是送给员外，还说员外在古井边曾受他之托。那人还送来一个包裹，一口剑，说这是两川节度使的信物在内，请员外亲自打开来看。”张员外听了这话，正和自己梦中情景相符，急忙打开包裹来看，里面是一副盔甲和一柄剑，他让人收起盔甲和剑，走出门来看，不见了白胡子老翁，只有一对孩子站在门外，两个孩子大约三四岁的样子，问他们的来历，两个孩子说：“是日霞公主叫我们去寻找郑家爹爹的。”再问详情，就说不出了。张员外想：“郑信落入井中，哪里还能出来，怎么会有儿女，也许是同名同姓的，可又想起在庙中做的梦，郑信

分明有五等诸侯的富贵，心中委决不下，最后他决定先收留两个孩子，好好抚养，一面各处打探郑信的消息。

光阴如箭，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了，张员外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，男孩取名郑武，女孩叫彩娘。张员外自己有一个儿子年纪和这两个孩子相仿，叫张文，一文一武两个男孩如同胞兄弟一般，二人在一个学堂攻书。彩娘在闺房中学习针黹。又过了几年还没有打探出郑信的下落。

有一天，张员外信步走出厅堂，忽见门公来报，说：“有两川节度使的差官前来东京进表，节度使写了员外的姓名和地址，让差官寻找员外，现在差官已经到了门前，请求亲自见到员外。”员外听了心中疑虑，不知为了何事，命人请进差官。张员外降阶相迎，和差官叙礼已毕分宾主落座。差官送上一包礼物还有一封书信。张员外拆信观看，认得是郑信的字迹。郑信在信中写了他时常思念恩人的心情，又写了他在古井中的遭遇，投军后屡立战功被封为两川节度使，这次有差官上京，他让差官带来黄金三十两，彩帛十端略表自己的心意。

张员外看罢了书信以手加额说：“郑信果然发达封侯，他不忘故旧，远路送来礼物，真是个有德行的人。”说罢又将自己做过的梦对差官一一说知。差官也惊讶不已。张员外很高兴，设下酒筵款待差官。这差官也是朝廷的命官，受了节度使的命令来送信，并要接他入川的。他对张员外很谦谨，张员外留他在家中居住，昔日设宴款待，照顾得十分周到。过了十几天，差官在京的公事办完，要张员外和他同回四川。张员外本想带上郑信的一双儿女，可又怕女孩路上行走不便，只好把她留在家中，只带郑武上路。张员外还带了随身的行李，童仆四人，和差官一共七人七匹马出了汴京，朝着剑门关进发。

路上晓行夜宿，不一日来到节度使衙前，差官先入内禀告，郑信急忙命人请进私衙，用自家人的礼节相见。张员外让郑武拜认父亲，又讲了白胡子老翁领子相托之事，拿出盔甲和剑这两样信物给

郑信看，还讲叙了自己的两次奇梦，郑信听罢又喜又悲，喜的是父子、故人重逢，悲的是与日霞仙子离别，再不能相见。他屈指算来，与日霞仙子分别后到今正好十二年，仙子临别前所说的话，分毫不差。郑信命人大排筵席，款待张员外，把他待为上宾，在席上郑信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文，二人从此以亲家相称。这真是以德报德。

再说郑信对日霞仙子思念不已，在锦江之畔修建了一座日霞行宫，极其雄伟壮丽，每年亲自前往焚香。

张员外在川内住了三个月，思念家乡，要归故里，郑信不敢强留，安排车马送出十里长亭之外，送给员外的礼物之丰厚就不用提了。郑信又额外送黄金百两，让张员外施舍给岳庙修造炳灵公大殿。

又过了几年，金兀术入侵中原，天子四下征兵。郑信带着儿子郑武勤王，累败金兵，这才有机会再到汴梁，又与张员外相会。郑信这时才认识自己的女婿张文和女儿彩娘。

郑信活到五十岁时，一天，白日里看见日霞仙子命驾来迎，无疾而逝。他的儿子因为父亲的荫庇累次升迁，当上了宣抚使。后来金兵入侵不止，各郡县大多仿造神弓，杀死敌人无数。后来宋朝徽钦二宗被掳，康王渡江被金兵所追，忽见空中有一金甲神人，率领神兵用神弓射敌，金兵这才退去。康王看见神将的旗帜上有一“郑”字，因此问从驾之臣：这员神将是谁？有人奏道：“前两川节度使郑信曾献克敌神弓，这一定是他的神灵前来护驾。”

后来康王即位当上皇帝，封郑信为明灵昭惠王，立庙于江上，至今古迹尚存。

（此故事出自《醒世恒言》卷三十一《郑节使立功神臂弓》）

（选自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集成·民间故事卷》） 战洁芳编写

蜘蛛怪
汤阴有个女子，晚上在院中乘凉。忽见从房檐上落下一个火

球，一转眼便不见了。她正纳闷，只见一个英俊潇洒的少年站在那里，正在向她调笑。女子一见少年，不由心中生出无限爱恋，便投身少年怀抱，私自以身相许。过了很久，这个秘密也没人知道。

一天晚上，少年对女子说：“我与你交好，没想到竟然得罪了上天，明天中午将有大暴雨来临，窗户上趴着的大蜘蛛就是我，你如念咱们过去的友情，待暴雨下来之时，便把尿罐抛向空中，我即可得救。”少年说完就离去了。

第二天女子把这话告诉了母亲，她母亲听后心中愤恨那少年，便偷偷将尿罐藏了起来。

中午，雷雨倾盆而下，女子看见天上果然掉下一只如细口大肚瓶似的蜘蛛，它趴在窗户上，呆若木鸡，一动也不敢动。女子急忙去寻找尿罐，情急之下哪里也找不到。这时，忽听雷从天而降，那只蜘蛛顿时被雷击中，掉在地上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天空云散日出，晴空万里。

出自《醉茶志怪》卷二《蛛怪》

朱联群编写

蜈 蚣

雅安有位猎人。有一天他出猎，走在半道上，遇见一位道士，道士说：“我看看你的枪。”他接过猎人的枪，摩挲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又说：“你今天会获得一个奇怪的东西，我将助你成功。”说完就飘然而去。

猎人到了山里，遇到大雨，云雾弥漫，昼夜难分。他躲到一个岩洞里避雨。一会儿就听见一声霹雳，只见山谷里出现一个东西，红光熠熠，吐气如虹。它和雷电交战有一个小时，真是惊天动地，震撼山岳。雷声越暴烈，它也越狂厉。猎人看了半天，自以为瞅准了，就调好枪的准星，猛地向那东西射击。枪声一响，那东西立刻反扑过来，猎人惊吓得一下子倒地晕了过去，也不知自己是死还是生。

等他苏醒过来，却是在自己家门口。回想山中之事，就像是做了一个梦。他起身回家之后，家人就问他那儿去了，他就把山中之事一一说了。家里人都不相信，好在那个地方距家也只有二十多里，就一齐前去观看。

按照猎人走的路线寻踪找去，果然在那个地方看见一条大蜈蚣被雷击死。这条蜈蚣有数丈长，头大如斗，它嘴里还衔着猎人的半段枪，但是已经腐烂如泥了。大伙把这个蜈蚣抬到家里，用铁锥锥它的头，都锥不破。至今，那个头还存在猎人家里。

出自《南皋笔记》卷四《蜈蚣》

劳晏编写

关 帝 庙

传说关帝庙最灵验，前往还愿求福的人，肩挨肩、脚踩脚，非常之多。

神像前围着帐幔，帐前摆着条案，案上陈列着敬神的猪、牛、羊等家畜和美酒，案子外头放着一张大桌子，桌子上点着一排排香烛。祈祷者跪伏在桌子前，气氛非常严肃，谁也不敢乱讲话。跪拜完毕，如果桌子上敬献给神的家畜美酒一点也不少，祈祷者便十分伤心地回去，认为是神不接受他的敬献。祈祷者中，有时也有少了供品的，就特别高兴，认为神已经接受了他的敬献。于是，人们都相信神是有灵验的。

庙里管香火的某某，觉得有点怪。心想，神既然来享受供品，为什么偏偏只吃鸡。因此，他自己宰了一只鸡，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放在案子上。在帐子上拆开一条一寸多长的缝儿，自己藏在帐子外头，屏息凝神，瞪大了眼睛，从缝中偷着观察。过了一会儿，神像背后，索索有声，一条一尺多粗一丈来长的大蜈蚣，昂头而下。这蜈蚣躲在帐子里，伸着两只大钳子，转眼之间就把鸡给吞了。吃得很香，看样子好像很满足。